

錢曲傳統割日迭集

閩 劇

第 四 集

福 州 市 文 化 局 編 印
福 建 省 戲 曲 研 究 所

目 录

一、小(折)戏:

狀元拜塔

1—3

借衣

4—11

二、本 戏:

龙鳳金耳扒

12—36

双玉蟬

37—59

毡笠記

60—82

芦虾記

83—104

借女吊孝

105—129

女探花

130—159

鴛鴦戏水帕

160—176

七封书

177—205

蓮生送米

206—230

杏花姐

231—250

狀元拜塔

人物：

許夢蛟 塔神 白氏 众役 門子

許夢蛟：（上引）

苦讀十載在寒窗，
独占鰲頭把名揚。

（坐引）

忆昔当年离故乡，
思想爹娘淚汪汪，
蒙天庇佑中榜首，
一柱名香答上蒼。

下官許夢蛟恨煞法海妖僧把我母亲
禁在雷峯塔中，父亲許仙曾听信妖
僧之言，如今悔恨不知何往？下官
蒙天庇佑得中头名狀元，也曾表奏
皇上請燬雷峯塔救母，怎奈皇上不
准，只准回乡祭塔。来！

众：在。

許夢蛟：排道西湖！（同下）

塔神：（上引）

金盞金甲閃金光，
雷峯塔里我独尊。

吾乃塔神是也，只因白氏之子許夢
蛟得中狀元，今日奉旨特来拜塔，
吾神不免就这里等待了。（下）

〔众差門子引許夢蛟上。〕

許夢蛟：（唱“寬板”）

离官衙，前往到西湖会生母，
恨秃驴，无端把母亲来陷害，
細想起，不由人淚滿衣裳。
哎娘呀……

这正是儿做官来娘受苦，

唯求蒼天垂怜悯，脱离此苦获
团圓。

見一派山色湖光无心覽胜，
耳聆得笙歌鼓乐难解愁腸，
又只見那碧波中倒悬塔影，
驚抬头雷峯塔在望巍昂。

門子：启稟狀元爷，来到雷峯塔。

許夢蛟：住馬，看香案伺候。

門子：啊。

許夢蛟：汝等退下！（众下）

（唱“急板轉登”）

含悲忍淚，奉献名香，
祷告塔神表衷情。

許夢蛟奉旨拜母，

雷峯塔会我生身，

忆孩提慈暉早隔，

蒙姑母撫育恩深，

后知娘在此受苦，

今日里望塔伤心，

望塔伤心吟，娘亲呀！

（轉“急板”）

叩神灵，默加护佑，

乞賜我母子相会。

哎呀！娘！

眼見得，塔門紧閉寂冷冷，
难覩慈顏，怎奈何。

哎，娘亲呀！

哭破咽喉娘无应，

也罢！

不如撞塔，拚此身！（昏倒）

塔神：（上）呔！白氏走上！

白 氏：（內白） 来了——

（唱“搖鈴倒板”）

在塔中忽听得塔神呼唤，

問神圣汝汝喚奴家所为何因？

塔 神：汝子許夢蛟得中状元，奉旨前来祭塔，念他一片孝心，容汝母子相見。

白 氏：有劳神圣了。（唱）

听神圣說道娇生来到，

娇生在那里？娇生在那里？（唱）

又只見，娇生昏倒尘埃。

吾儿醒来！吾儿醒来！

許夢蛟：（唱“倒板”）

霎時間，哭得我精神散乱，

耳听何人来呼唤，

睜开两眼，举头望。

（轉“急板”）

忽見得，塔里妇人，

顏容憔悴睜淚眼，

敢則是受苦娘亲？

白 氏：（唱前調）

哎！儿呀！

我身不是別一个，

便是汝受苦娘亲。

許夢蛟：啊，娘亲請受孩儿一拜！

白 氏：哎儿囉，不用拜呀！

許夢蛟：娘亲身遭大难，孩儿不能相救，真是罪該万死。

白 氏：这也是为娘命該如此，吾儿何能相救，何罪之有。

許夢蛟：娘亲可把前情始末对孩儿言明吧！

白 氏：吾儿一旁坐下，为娘把十六年前苦情訴与吾儿知道。

許夢蛟：娘亲請說。

白 氏：（唱“自掏岭”）

未曾开口先流淚，

叫一声吾儿坐定不必淚淋。

哎：“娇生”！

汝且听着为娘与汝、为娘与汝細說分明。

（接轉“反二簧”过門）

（唱“反二簧”）（接近徵調）

娘也曾峨嵋山修炼正果，

悔不該游西湖得遇汝父亲，

娘假意借雨傘結成夫妇，

实只望同諧老地久天长，

都只为那年是元旦吉日，

汝父亲还香愿前往金山，

哎！儿囉！

恨只恨，那法海妖言哄騙，

汝父亲听讒言一去不回，

娘只得往金山寻討汝父，

娘也曾向他們千般哀求，百般

哭告，千般哀求，百般哭告，

哭告哀求，

哎：“娇生”儿囉！

那妖僧，坐禅堂全然不理，

罵为娘是妖魔敢进禅关，

娘无奈水淹金山与他爭斗，

那秃驴施法宝大显神通。

哎！儿囉！

可怜娘险些儿慘遭不測，

沒奈何借水遁逃走临安，

哎！儿囉！

好一个，李“姑娘”真情厚待，

借村中安宁处生我“娇生”，

都只为吾娇儿弥月时节，

怎晓得那妖僧暗存法宝，收伏娘身。

悔不該，武当山发下盟誓，

因此上罪犯天条受此迅速，

到如今娘說不尽千般苦楚，
但不知何日里脫离牢籠。

孩儿吓！

許夢蛟：娘亲！

（唱“急板”轉“水过浪”）

听得娘言心如刀刺，

刺得肝腸寸寸伤。

白氏：（唱）哎！《娇生》儿呀！

为娘还有一言相嘱咐，

汝必須朝夕謹記在心头。

（轉“急叠”）

娘記得当年时节，

在汝姑丈家門，

蒙汝姑母深情厚待，

指腹議定姻緣，

那日娘把一付玉鈿，

作聘物托付姑娘，

感恩姑襁褓育哺，

才能够身显名揚，

但不知汝父何在？

生死存亡！

可怜娘惨遭此数，

終朝受尽凄凉，

到如今啼也无益，

哭也枉然，

哭也枉然么……

娇生儿呀

（轉“水过浪”）

汝今即速回家轉，

孝敬姑丈和姑母撫育深恩。

切不可忘。

塔神：（上）白氏进去！

〔塔神迫白氏同下。〕

許夢蛟：哎呀！

（唱“倒板”）

忽然間，

塔門紧閉，娘不見，

但不知何日，会相逢。

（轉“急板”）

哎！娘呀！

娘可比华岳三娘圣母，

儿可比小小沉香。

哎！娘亲呀！

儿今暫且回家去，

再筹良策救亲娘！

来！

众：（上）唱！

許夢蛟：排道回府。

众：啊！（同下）

借 衣

人 物：

周仁吉

李 論

連 捷

連 妻

第 一 場

周仁吉：（上引）

日月光天德，

山河杜帝居，

太平无以报，

愿上万年书。

老夫周仁吉，官拜礼部侍郎，告老在家，与两三朋辈，诗酒为欢，记得起前二年结拜一个朋友，姓连名捷，此人才学兼优，少年有为，异日必登翰苑、其素沉溺赌博、以致家声凋零，殊为可惜，此番隔有数月未曾见面，老夫心意，等他来时，激劝他一番，也不负我与他结交之义囉！

（唱竿船歌）

一瞬韶光六十年，

乐也乐如何！

清风两袖赋归田，

乐也乐如何！

闷邀朋辈评诗酒，

乐也乐如何！

闲课儿孙读简编，

乐也乐如何！

尘世谢将忙里事，

乐也乐如何！

林泉结得静中缘，

乐也乐如何！

此中自在逍遥甚，

乐也乐如何！

半学神仙半参禅。

乐也乐如何！

你看昨夜因为睡得迟些，今天起得又早，毕竟老年人精神不及，如今再去里面躺一躺，养养精神就好！

（下）

〔仆人李论上。〕

李 论：（唱“行板”）

我名叫李论，

平素有些傻形呆状，

做事情都是挨延，

才以致多多吃碰！

在周府看门许久，

大门边天天依傍！

如有人找我主人，

喝一声不许乱闯！

不许他自家横冲，

更不许自家直撞！

如有敢横冲直撞，

就拿他当作“白撞”！①

就拿他当作“白撞”！

哎！昨夜我家老爷，也不晓得写什么一直写，一直吟哦，一直做到天

注：①“白撞”——冒入人家乘机行窃者叫做“白撞”。

将亮去，我自然也要陪他到天亮，
如今早粥也吃不下口，一早府里杂
务再忙一下，此刻直爱睡，打算在
此打盹打盹也好！

連捷：（上引）

春游芳草地，

夏賞綠荷池，

秋飲黃花酒，

冬吟白雪詩。

小生姓連名捷，与周仁吉三哥乃是
結拜之交，此番相隔两个多月未曾
見面，哎呀，記得起，我姑媽明日
寿辰，不免就去周盟兄家里，借一
件衣裳遮光遮光，以便前往拜寿，
走一趟了！

（唱“出队子”）

好雨初晴，

南山当戶轉分明，

只为借衣去拜寿，

来到三哥的門庭，

但望开口便应承，

但望开口便应承！

呀！这个不是李論呀？为何在这里
睡？不免叫醒与他！李論李論！

李論：呀！（念）

含眠含睡，

誰來多嘴？

惹我发作

休要後悔！

到底是誰？

連捷：呀，你不認得我連相公么？

李論：哎呀，連相公確有此人，只是
好久沒有來過，不免起來看一看？

呔！你这是假冒，你是連相公！

連捷：噫！大胆奴才，說什麼不是
呀？

李論：哼！（念）

我連相公乃是眉清目秀，容光
煥發，

那有这样憔悴形容，

向來都是穿綢穿緞，

何致这等生相貧劣，

从前这里时常來往，

年节都有給我賞銀，

你莫非走錯門戶，

快走回去不要“纏龙”！①

如若“纏龙”不快走去，

老爷知道片刻不容，

老爷知道片刻不容，

快快走去呀！

連捷：唉！我今天是穿便衣到此，你
說什麼走錯呀？！好好進內通報！

李論：哎呀，方才所真，声音好熟，
不錯不錯，請你在这里等一等，我
進內去報！启老爷，外面姓連相公
求見！

周仁吉：呀李論，連相公今日是騎馬來
呢？是坐轎或坐車來呢？

李論：連相公么？

（唱“行板”）

半騎馬，

半坐轎，

半坐車，

騎馬、坐轎、坐車都是二个
跤，

脸上形容太不佳，

身上衣服破渣渣！破一渣一
渣！

周仁吉：李論，你出去對他說，我今日
身上不爽快，不能起來接他，可叫

注：①纏龙——找麻煩的意思。

他自己走进！

李 論：好囉！呃！連相公呀，奴此刻報知老爺講你連相公來了，老爺聽見，伊講头好疼，今日精神不爽快，叫你自家走进！（下）

連 捷：哼！你看！（念）

勢敗奴欺主，

時哀鬼弄人！

豈有此理，（走进介）你看三哥坐在上面，竟然見我不理。三哥，三哥！

周仁吉：呵呵賢弟，你何時到此？真可惡這李論，也沒來報我知道！賢弟請坐！

連 捷：三哥齊坐！

周仁吉：賢弟，你近日青龙會上生意如何？

連 捷：奇怪咯，好久不曾見面，今天一見，這也不說，那也不說，一定要問此青龙會上生意如何？三哥這是什麼意思？

周仁吉：哈哈哈哈哈，賢弟！怪不得愚兄，這是禮因人而施，話有因而發，在於四等之內的人，愚兄見着時便問他四等以內之事。

連 捷：什麼叫做四等？頭一等是什麼？

周仁吉：頭一等麼？頭一等就是讀書，愚兄見着他時，就問他近來學業如何？

連 捷：那第二等呢？

周仁吉：第二等就是耕田，愚兄見着他時，就問他近來耕種收成如何？

連 捷：給小弟再問，這三等四等是什麼呢？

周仁吉：三等四等麼？就是做工藝共做

買賣的，愚兄見着他時，就問他近來工夫或買賣生意如何？賢弟你——不讀書，二不耕田，三不做工，四不做買賣，難道愚兄見着你時，還要問你近來飯量如何？這且不說，但問你今天來到舍下有何貴干？

連 捷：今日到此，意欲向三哥見借……

周仁吉：慢慢！是否問我借錢？

連 捷：不是借錢。

周仁吉：那莫是向我借米？

連 捷：也不是借米。

周仁吉：既不是借錢，又不是借米，那又有什麼可借呢？

連 捷：小弟明天姑媽生辰，意欲向三哥見借一件衣裳作光，不知三哥肯否？

周仁吉：賢弟，你要借衣裳，聽我講囉！

（唱“紗窗外”）

愚兄有衣裳，
本來也無多，
應酬僅有一套，
補褂共襠袍，
你若要用，
叫人去掏，
尊意若如何？
尊意若如何？

連 捷：小弟不是做官用不着這樣大官服，只要借一件便衣就好！

周仁吉：呵，你要借便衣，給我問看，要借新的或是舊的？

連 捷：既蒙見借，最好新的拿一件借小弟！

周仁吉：賢弟，新的恰恰不湊巧囉！

（唱前調）

若論新衣服，
老早開剪刀，
裁房工手太慢！
時日被牠蹉跎！
催三催四，
催無奈何！
新的無處“掬”，①
新的無處掬。

連捷：三哥新的既不湊巧，那就舊的
借一件也可以呀！

周仁吉：咳！舊的也不正好囉！

（唱前調）

若論肯穿舊，
在理不應沒！
怎奈為兄親戚，
時常來搓擲，
剛剛昨日，
被他才掬，
舊的也徒勞，
舊的也徒勞！

連捷：三哥三哥，新的不湊巧，舊的
也徒勞，那你就身上這一件脫下借
小弟何如呢？

周仁吉：呵，你要借身上這一件，我又
須講個來歷給你聽囉！

（唱前調）

身上這一件，
名叫海青袍，
這一件的衣裳，
動起來拘忌多，
要擇好日子，
冲破都沒有，
不容易給人掬。
不容易給人掬。

連捷：三哥，小弟就是明日拜壽，怎
能等待再擇日子無冲破呢？

周仁吉：呵，你就是明日，那我就應脫
下借你！

連捷：那就請三哥寬衣！

周仁吉：慢呀慢呀！我還有一點顧慮
囉！

（唱前調）

顧慮有一事，
今年雨水多，
剛好遇着風霾，
大雨下滂沱，
滂沱大雨，
其奈之何？
污壞我海青袍！
污壞我海青袍！

連捷：三哥呀，你且答應借給小弟，
小弟若遇下雨就不去，等到太陽出
得大了才去吧！

周仁吉：咳，你真真好壞良心囉！

（唱前調）

若還是天晴，
日上三竿高，
此袍怕日曝，
一曝便糟糕，
不比一般，
綢緞紗羅，
真珍貴我這海青袍！
真珍貴我這海青袍！

連捷：三哥，那就小弟天晴也不去，
下雨也不去，等是陰天時候去，那
就沒有什麼關碍了。

周仁吉：那就好了，可以借你！

連捷：那就請三哥寬衣！

周仁吉：慢呀慢呀！再給我問問看，你
是由大路走呀？或是由小路走呢？

注：①“掬”——拿的意思。

連捷：由小路走，会路近一点。

周仁吉：咳！小路你那能走得！

（唱前調）

若論走小路，
土泥水壑多，
崎嶇零碎石，
平地起風波，
荊棘交道，
好象張羅，
抓破我海青袍！
抓破我海青袍！

連捷：三哥，那小弟就由大路行走，
多走些路也无妨！

周仁吉：賢弟，大路別人会走无妨，你
就不行哪！

（唱前調）

若論行大路，
車馬鬧嘈嘈。
想你欠人債，
拦途索債多，
拉拉扯扯，
何等囉唆！
扯坏我海青袍！
扯坏我海青袍！

連捷：咳呀三哥，小弟虽有欠人錢
債，如今都还得清清楚楚了，三哥
不必顧慮！

周仁吉：呵，都还得清楚了，那就可以
借你了。

連捷：那就請三哥寬衣！

周仁吉：慢呀慢呀！我还有不放心之
处，賢弟听我講囉！

（唱前調）

想你去應酬，
滿堂賓客多，
猜拳与講令，

盞筷似穿梭，

东傾西灌，

魚肉香醪，

滴污我海青袍！

滴污我海青袍！

連捷：三哥三哥，你若还怕将此袍玷
污，小弟到上席飲酒时候，脫起来
不穿，那就不至玷污啦！

周仁吉：那我更是越想越不放心囉！

（唱前調）

若論脫起来，
在你仔細多，
近来光景不好，
盜竊多如毛，
乘你不覺，
钻入偷掏，
盜去我海青袍，
盜去袍遁脫逃。

賢弟：愚兄想来想去，实在不放
心，万分沒敢借你，請你莫怪莫
怪！

連捷：咳呀三哥三哥，問你借袍，是
非有沒有？一句話決定，何必如此
折磨？問你是借便衣，你便說补掛
襟袍，新的不湊巧，旧的又徒勞，
又怕天晴日曝，又怕大雨滂沱，小
路怕崎嶇抓破、大路怕討債難逃，
穿着又怕酒肉污，脫起又怕賊偷
掏！不借就是直截痛快說一声不借
就是哪！

周仁吉：賢弟：（唱前調）

愚兄有心緒，
不是怕你沒，
实在我心里，
爱惜此件袍，
莫怪愚兄，

太过囉唆，
宁可替你别处轉掬！
宁可替你别处轉掬！

連捷：（唱前調）

亏你是結义，
初次便辞沒，
何况別人家
怎肯給你轉借轉掬，
“琉球看錯看三嬌婆”，①
空費我走一遭，
空費我走一遭。

哼！可見人到旁途日，粒米文錢借
不来，罢罢罢！不要不要，我去
囉！

周仁吉：汝看賢弟，給老夫几句话激
他，怒氣冲冲走去，此人日后，定
必上进，如今打算掬三百兩銀，假
做他姑媽相贈，叫他上京求名，豈
不是好，李論！

李論：來囉，老爺老爺，連相公怒氣
冲冲，向東邊大路去囉！

周仁吉：李論，你将三百兩銀，由小路
趕去連相公家里，你假講是伊姑太
府里送來，請相公明日有船就要動
身，再過沒有船，不必去府里拜
壽！

李論：奴晓得。（周下）汝看我家老
爺，待友无微不至，他看連相公，
才學兼优眼看他沉溺賭博，用几句
話激他，使他矢志求名，还拿三百
兩銀，假說是他姑媽贈給他，這真
難得，我今須當一行呀！

（唱“出队子”）

奉命奔跑，
跑得一身汗直流！
手掬銀票三百兩，

贈他求名走一遭，
不觉來到連家門頭，
不觉來到連家門頭！

走路不觉走到了，厅堂那一位个相
很好！想是連相公娘，我不免問問
看，这里給奴問一問，此位是連相
公娘叻？

連妻：（上）呵，奴是連相公娘，你
是何人？

李論：奴是奉你姑太之命，送贈三百
兩銀票給連相公做路費，叫講明日
搭船，就要起程進京求名，切勿
耽擱，功名要緊，不必來府里拜
壽。

連妻：好囉！有勞管家，你回去對姑
太講，錢已經收了，連相公回來就
叫他動身進京，寄信與姑太道謝，
并祝壽，明日相公起身，連奴都沒
得去拜壽，再勞你講明一下。

李論：好囉！奴會講，奴今回去！

連妻：慢走管家！

〔李論下。〕

連妻：（引）
正愁無米過，
何意送銀來。（下）

第二場

〔連捷上。〕

連捷：（唱“扑灯蛾”）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不近人情奸狡無比！
亏得與他還有結义，

注：①“琉球看錯看三嬌婆”——看錯人
的意思。

有敢看我这样不起！

有敢看我这样不起！

賢妻開門，開門呀！

〔連妻上。〕

連妻：（引）

正在房中思刺綉，

又開門外叫開門。（開門式）

呀！夫！今天去借衣裳回來，緣何

怒容滿面，與何人生氣了叻？

連捷：哼！賢妻呀！沒得說起呵！

（唱“山坡羊”）

亏他是金兰結義我叫哥哥！

問他借一件衣裳百般折磨！

新旧既推都沒！

大小路走都有損借袍，

好天怕日坏天怕雨煞尾不肯

拘！

連妻：（唱）

這莫是他談諧百出與你笑談？

总是你呆板板心里青盲！

莫是欺你貧寒？

有意來刁難，

大丈夫能屈能伸此事且包涵！

連捷：（唱）

論此人太狡猾不近人情，

不但是高高在上重富欺貧，

一件袍說得出神！

他把我玩弄欺凌，

我只得憤憤告辭真真氣煞人！

連妻：（唱）

奴勸你不必這樣怒氣生嗔！

誰叫你讀經史也勤讀牌經，

嗜賭落敗至今，

以致被人看輕！

今請你心氣和平，一事說你開

心！

郎君，你今也不用氣憤，這也是你自己沒有自愛，嗜好賭博，以致家業凋零被人看輕，現在好了呀！方才你姑媽叫人掬三百兩銀票來，叫你趕快上京求名，明日有船就要動身，行船是尾套了，再遲來不及，還寄語說現刻也不用去拜壽了，功名要緊呀！

連捷：呀，妻，此事當真？

連妻：那有講假之理，這銀票還在这里！

連捷：好呀！難得姑媽如此照看，我心中感激不尽，你看天晚多時，明日便起行了，我率性坐而待旦，

連妻：呀，郎君，你為何不去安睡？

連捷：我心中歡喜了睡也睡不着了。

連妻：既是睡不着，奴就將昨日供菩薩二、三碗酒菜，掬來燙熱與你聊當錢行，借此叙叙談談可好叻？

連捷：如此賢妻請。

連妻：郎君請。

〔更鼓介。連妻入取酒菜。〕

連捷：（唱“苜蓿花”）

譙樓鼓初更，

睡也睡不安，

賴有短檠在，

慢把書來攤，

攤起書放眼把字字行行細看！

〔更鼓介。連妻端酒菜上。〕

連妻：（唱）

二更鼓鑿鑿，

清酒煮初溫，

捧出杯盤菜，

移步進蘭房，

奴且把這杯酒，

奉勸奴的郎君！

〔更鼓介。

連 捷：（唱）

三更月痕新，
夜色一庭清，
离家千里路，
念念悬在心，
凡百事你須当时时刻刻留神！

〔更鼓介。

連 妻：（唱）

四更夜已兰，
更漏声将残，
郎君休挂念，
听妾把言谈，
你起身往京求名即便心放宽！

〔更鼓声。

連 捷：（唱）

五更夜沉沉，
金雞唱四邻，

开窗来观看，

哎啊！

天色已黎明，

我就此相告別赶进京求名。

賢妻，天也光了，我今起身，这里銀票三百两，我带一半去，一半留在家中安家。

連 妻：郎君，你出路由路，銀款务須多带。

連 捷：我带一半够了。

連 妻：哎！一定要多带，这！这里五十两再掬去。

連 捷：好！愚夫就此告別！正是此行

（引）

不枉我窗前勤苦讀，

連 妻：但望你馬上錦衣回！

（同下）

——剧 終

龙 凤 金 耳 扒

人物：

史文龙 陈明亮 陈 母 侯 厝
俞世富 花 氏 俞桂香 俞桂芳
楊 才 吳 氏 楊奕清 林 相
牛 七 知 府 王紹兰 按 司
白云玉 春 花 楊 显 陶 氏
金銀匠 犬仔嫂 石竹山仙翁 猴
提 督 福清县 四乡里 四中平
四龙套 伴 作 轎 夫 車 夫

第 一 場

史文龙：（上）哼，馬來！俺史文龙祖
貫兴化府仙游县人氏，双亲早丧，
自幼拜白鹤长老为师，今日背师下
山訪友，待我看来，此地和福清交
界，不免打馬进城。（下）

第 二 場

陈明亮：（上引）

勤讀詩書求上进，

但望他日得功名。

小生陈明亮，不幸先严早丧，老母
在堂，奈家貧如洗，下月乃是大表
妹納采之期，并无礼物“添箱”①，
不免請出老母高堂相議。娘亲有
請！

陈 母：（上引）

忽听孩儿喚我声，

急忙移步到前厅。

陈明亮：孩儿拜見娘亲。

陈 母：明亮免礼，一旁坐下。

陈明亮：不肖謝坐。

陈 母：儿，喚为娘登堂何事？

陈明亮：娘，并无别事，儿想下月乃是
大表妹納采之期，并无礼物添箱，
因此請老母高堂相議。

陈 母：儿，为娘也是这样想，奈我家
貧如洗，并无礼物添箱，恐母子羞
慚无地。

陈明亮：嘎！

侯 厝：（上引）

奴是当喜娘，

巧語共花言，

鬧房人“尽恁”，②

叫人故“儺狂”。③

走路不觉来到陈家。哎，陈大奶。

陈明亮：侯厝姨椅里坐。

侯 厝：自家会坐。

陈 母：侯厝姨，你今日什么风吹依家
来？

侯 厝：今日是东南西北风硬卷过来。

陈 母：到奴家有什么事？

侯 厝：沒别的事，下月是你大侄女納
采之期，你有准备什么添箱伊？

陈 母：哎呵！侯厝姨，奴母子也是这

注：①“添箱”——送給人家嫁女的婚
礼。

②“尽恁”——“恁”作“多”字解，
尽恁即很多。

③“儺狂”——会发怒。

样想，沒物添箱会給人笑。

侯 厝：你共伊是嫡嫡亲的亲戚，沒礼物会給人笑。

陈明亮：侯厝姨，人有講貧无寸鉄，富有万金，現在我家道这样貧寒，不但无物添箱，連薄礼都沒有。

侯 厝：講什么，你薄礼都沒有？这，奴买猪仔的錢，还存着五两銀，拿去做賀礼。

陈 母：要不得，奴向你通融五六回都沒还你，实在收不下。

侯 厝：沒要紧，快拿去，等汝子功名出仕，交还我尙未迟。

陈明亮：侯厝姨，还晓功名何时出仕？

侯 厝：弟，你書如肯讀，功名就会出仕。

陈明亮：謝侯厝姨金言。

陈 母：儿，侯厝姨既然这样講了，收去就是。

侯 厝：陈大奶，我今沒閑，要轉去。

陈 母：再坐吧！

侯 厝：实在沒閑走去。

陈 母：送过侯厝姨，儿，为娘想起你外公在世时节，添箱为娘“血注”①玉鐲一只，你拿去添箱大表妹。（下）

陈明亮：不肯遵命，拜別了。

（唱“急板”）

在茅屋别过老母，

舅家賀喜。（入）

第三場

俞世富：（上引）修身如执玉，

花 氏：（上引）积德胜遺金。

俞世富：老汉俞世富，

花 氏：奴家花氏。

俞世富：院君，下月乃是大女儿出嫁之期，請金銀匠制一双龙凤金耳扒，龙脚真珠，凤脚两朵真钻，华光夺目，你可向前一看。

花 氏：妾身遵命，待妾一看，員外，此龙凤金耳扒真是好看，妾身主見，喚出两个女儿登堂一看。

俞世富：丫环喚出两位小姐。

春 花：奴婢遵命，两位小姐有請。

俞桂香：（同上）来囉。

俞桂香：妹吓，双亲喚你我姐妹登堂何事？

俞桂芳：爹娘喚你我姐妹登堂，應該問你需要什么粧奩。

俞桂香：你“假八真”。②

俞桂芳：难道还不是？

俞桂香：不要你管。

俞桂芳：女儿拜見双亲。

俞世富：吾女免礼，两旁坐下。

俞桂芳：爹娘喚女儿登堂何事？

俞世富：桂香，下月乃是我儿出嫁之期，为父叫福州东街金銀匠制一双龙凤金耳扒，你二人向前一看。

花 氏：儿，你二人到底会中意不会？

俞桂香：女儿会中意。

俞桂芳：女儿也会中意。

花 氏：桂芳儿，你爹請龙釵办給你姐，凤釵办給你，你过去凤釵收起。

俞桂芳：女儿晓得。

俞世富：桂香儿，你妹凤釵收起了，你

注：①玉鐲上有紅色斑點，如血注入。

②“假八真”——不懂裝懂。

行过去龙釵收起。

俞桂香：启禀爹娘，自古道，有龙必有凤，非道女儿贪粧奩之心，最好龙凤金耳扒都办給女儿，这是两家吉祥之兆。

俞世富：这……
花氏：这……

俞桂芳：嚶，講什么有龙必有凤，假使有龙无凤，难道还会变不祥之兆？

俞桂香：人有講头男长女，姐家产应得双份，你只应一份，汝难道要謀姐的粧奩？

俞桂芳：噯！講什么头男长女？依爹家产已經办給你一大半，你难道还没足意？何必拿有龙无凤来敲打爹媽？

俞桂香：妹吓！敲打就敲打，我姐有福气去做財主媽，你也去做吧？

俞桂芳：你不必这样早就講夸話。

俞世富：（唱“花鼓”）

我两老，年須白，剩下家財，
只生得，两女儿，差慰老怀。
都希望招佳婿，雀屏中选，
办粧奩，巧制龙凤金釵。

花氏：（接唱）。

你二个姐与妹，爭夺凤釵。
你是姐，伊是妹，姐妹相亲，
象这样的心緒，不如别人。
我爹娘，在暮年，无男靠女，
惟希望招快婿，显耀門庭，
我两老死也瞑目，含笑归真。

俞桂香：（唱）

做姐妹，本来是，同气連枝，
你不該，講話里，反唇相規。
姐是大，你是小，头男长女，
龙凤釵，办給姐，爹娘主持，

你何必，不甘心，无礼相施。

俞桂芳：（唱）

你这人真是“油嘴刺刀心”^①
高堂上，甜蜜語，虛伪声音。
我心情，沒象你把，粧奩霸占，
你有敢，大欺小，挑唆双亲，
講什么头男长女，惹奴生嗔。

陈明亮：行路不觉来到舅家，心中不免
惭愧。待我进内。呵，甥儿拜見舅
父舅母！

俞世富：甥儿免礼，一旁坐下。
花氏：甥儿免礼，一旁坐下。

陈明亮：甥儿謝坐。

俞桂芳：表兄你来啦。

陈明亮：愚表才才来到。

俞桂芳：同礼坐。

俞桂香：表兄你来椅里坐。

陈明亮：表妹齐坐。

俞桂香：（坐）

俞世富：甥儿，下月乃是你表妹納采之
期，如何不見你娘来到道喜？

陈明亮：舅父那里知道，家母得了小
恙，命甥儿前来道喜，薄意紋銀五
两，并玉鐲一只，休要見怪。

俞世富：噯，物輕意重，院君，你大姑
添箱血注玉鐲一只，你掬过給大女
儿。

花氏：桂香儿，你大姑母添箱玉鐲一
只，你拿起收。

俞桂香：媽！女儿除非龙凤二釵都不
要。

花氏：这样好的不要，儿，你还是收
起。

注：①“油嘴刺刀心”——口蜜腹劍之意。

俞世富：伊不要，要什么？

花氏：龙凤二釵。

俞世富：你走过去二女儿头上凤釵脱下給她就是。

花氏：舅外，你真会講話，你头先又講將凤釵办給二女儿，伊現在戴在头上，叫我怎好拿得来？

俞世富：你做“娘奶”①拿不来，叫我做“郎罢”②怎样会拿来？

花氏：现在怎么办？舅外，我想明亮与依家二女儿很好，叫伊将玉鐲拿过去調換凤釵，或許可能做到。

俞世富：有理，有理，甥儿：依舅有一桩事情要你做，你做得到吧？

陈明亮：舅父有甚等之事？敢請說明！

俞世富：依舅叫你將这一只玉鐲拿过去你二表妹調換凤釵，会不会做到？

陈明亮：这件事甥儿做不到，如果表妹不肯，叫甥儿面子怎样下得去？

俞世富：安心！你年青人講話好听，不致丢脸呵！

陈明亮：假使講不清楚怎样？

俞世富：講不清楚再回还。

陈明亮：二表妹，自古道，好男不要祖上业，好女不受娘嫁粧，愚表薄言相劝，将血注玉鐲調換凤釵，不知表妹心意如何？

俞桂芳：既然表兄來講情，奴那有不依之理？不过这只血注玉鐲会不会对小妹手？

陈明亮：这只玉鐲，愚表看过去，不会大也不会小，應該和表妹手正好。

俞桂芳：（試帶式）正正好，正正好，表兄，凤釵你拿去。

陈明亮：舅父，凤釵收起。

俞世富：是是，依舅尽早晓得你会說清楚。（面轉向花氏）这……你今拿去給桂香儿！

花氏：桂香儿，龙凤金釵，你今都拿去，應該会欢喜。

俞桂香：現在都欢喜了。

陈明亮：舅父請坐，甥儿告別回家。

俞世富：就留在这里，酒吃过回去。

陈明亮：舅父，那里知道，家母在家得病，无人照顧，倘若差錯长短，甥儿当罪不起。

俞世富：老年人太平病沒甚問題。

俞桂芳：表兄呀！爹娘这样有意留你，你就在这里玩几天回去。

陈明亮：好吧，那只好留一天把。

俞世富：是是，家院，帶甥爷書軒休息。

家院：甥爷，跟奴来。

陈明亮：甥儿欠陪。

俞世富：院君，現刻粧盒办得很好看了，你我想想看，还要再办什么粧盒給大女儿。

花氏：你想一沒想二，依家已經将家产办了一大半給大女儿，也要留些将来办給二女儿。

俞世富：是的，还有一个女儿。

俞桂香：媽，你既然这样疼桂芳了，索性将女儿粧盒都留办給伊去，女儿一件都不办，还妥当。

俞桂芳：哎呀，办不办，是由爹娘主意，妹不比許一等女儿，只怕爹娘沒东西办粧盒，有意吵鬧家庭。

注：①“娘奶”——母亲。

②“郎罢”——父亲。